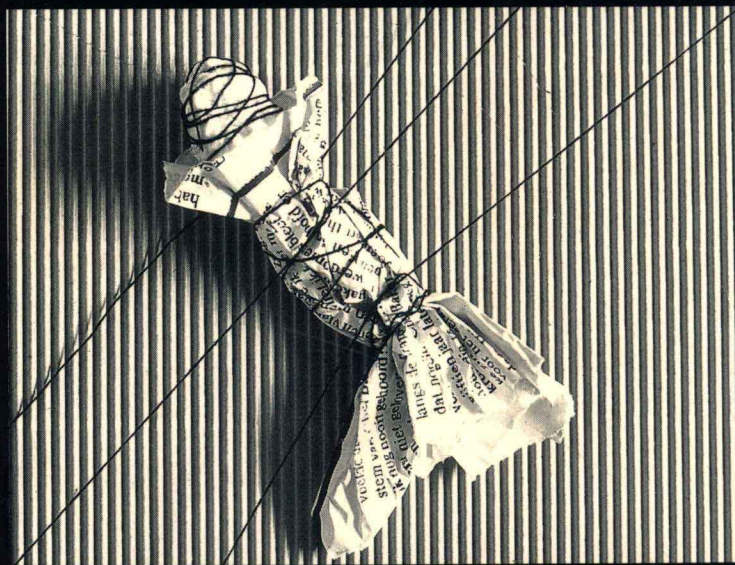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

[杜章智·沈起予]主編




盧卡奇自傳



盧卡奇 / 著◎杜章智 / 譯

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

[杜章智·沈起予]主編

 遠流出版公司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盧卡奇自傳／盧卡奇著；杜章智譯。--初版.-- 臺北市：遠流，1990[民79]

面； 公分.--(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1)

譯自：Gelebtes Denken:eine autobiographie im dialog 含索引

ISBN 957-32-0899-7(平裝)

1. 盧卡奇(Lukács, Georg)－傳記	2. 盧卡奇
(Lukács, Georg)－學識－哲學	
784.42	79000301

主編總序

嚴謹的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事業。隨著解嚴和開放的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學校課堂傳授這門學科的老師是日漸增多，把研究和學習的對象擺在這個方向上來的研究生，現在亦不在少數。而坊間出售的這類書籍目前更是普遍獲得讀者的喜愛，供不應求。這些發展亦說明我們的社會裡，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著思想、關心著社會。但是在這樣朝氣蓬勃的發展背後，目前卻仍然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難題。這些問題和難題是許許多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有同感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首先問題最大的是：對於無法親炙這門學科或領域精彩內容的學生或讀者來說，這門學科或領域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讀書特權。他們或苦於沒有門徑進入這門領域，或是苦於進入這門領域後卻不知如何下手讀書。因此常令許許多多有心的讀者或學生對這門學問僅能「止於興趣」。對於比較想花精神深入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問題似乎也多。他們希望從事研究，希望這門學問能夠多少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瞭解問題。可是經典的接觸、二手詮釋資料的蒐集、研究題材的選取等等，在在都是他們的困擾，使他們在這個領域無法海闊

天空的馳騁，挫折感很重。但是對教學的人員來說，感觸還更大。上課教學資料與教材欠缺，學生的參考資料付之闕如，常常使他們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許多人都感覺到教學困難，手脚被綁施展不出學問來，可是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問題多年來卻沒有人出來為他們設想，為他們解決這樣急迫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裡，對於人文科學或是社會思想比較熟稔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多半只是負責研究。頂多做一些批評、介紹就已經了不起了。對於如何在各門領域「傳、幫、帶」以提昇社會的知識水平，好像熱心的程度還不是那麼的足夠。有鑒於此，我們不揣淺陋，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為一些有需求的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服務。

我們的做法是在這門學科上做了一些大的規劃，計劃分批、分類地出版六大類的叢書，設法分門別類為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分憂解勞，讓大家對這門學科和領域的要求與滿足俱無遺憾。我們要分批出版的這六大類叢書，分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新馬克思主義叢刊》、《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我們費盡心血網羅了海內外對於這門學問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名家來為大家服務，希望好好地這六大叢書的工作做好，為大家略盡一點心意。

這六大類叢書的設計構想，主要是想讓每一位入門的讀者、學生、研究生或教學人員都能夠直接成套地、全盤地利用我們這批叢書進行讀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不假他求。我們的構想目標，是希望做到從入門的學徒到專業人士我們都能照顧，甚至希望最後做到從學徒到專家的養成也都能仰賴我們的地步。

這六大類叢書在《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方面，我們首先打算出齊所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國內目前這方面的中譯書籍非常的欠缺，已經出版的成品也是做得零零散散，譯筆又不算緊嚴，在學術運用上不太能派上用場。我們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做改進，使這樣的經典能夠成套成批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因此原來市面上已有的譯本不行的，我們改譯；不錯的，我們參考補譯。在譯本方面，我們儘量以原有經典的出版文字為主；情況不允許的話，我們在校訂的時候儘也可能地參考原外文版來補正。所有的版本，除非必要，否則我們絕對不做增補刪節的工作。這樣能夠讓原著以新的中文版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也能夠讓讀者放心地閱讀和進行學術的徵引。經典內的譯名、術語、地名或書名，我們是從習慣用法統一。如果無習慣用法，我們從已經有的專著和研究裡頭的用法，不另創新譯名滋生讀者的困擾。我們的要求是做到各種譯名能夠從俗統一，不但這套叢書裡頭所有的各類經典的各種譯名能夠統一，就是我們以下的其他五大類叢書內的各套書籍的譯名也能夠配合一起統一起來。這套叢書是所有以後各類叢書的構想得以成立和各類叢書能夠讓讀者順利應用的基礎，自然所有的格式從學術的慣例，在體例方面我們就不另做說明。

其次，我們想把現有在期刊或其他場合發表但未被收錄編纂成書的經典作品，以相關主題或思想人物作為一輯，有系統地加以整理，編譯出版。這種編譯出版品，我們也是以原有經典原發表的文字為編譯參考版本著手翻譯。情況不允許時，我們參考別種譯本校正。所有的譯文註明出處來源，格式悉遵照學術慣例。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是我們配合著經典的譯著要出版的第二類叢書。這類的叢書涵蓋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關新馬克思

主義的各種思想家或學派的思想概述，另一種是與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重要思想範疇的專門研究。這類的叢書我們打算翻譯出版論述各家和各派思想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談論專門思想範疇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配合著各類的經典的出版。在這類的叢書裡，我們打算把國外現在比較重要而且談得比較具體的相關作品，依次分批有系統完整地翻譯出版。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有系統地把主題相關但不易找到的各種期刊論文的資料，整理編譯成套出版。這類叢書的翻譯，主要作用是想以中文的方式提供資料，讓讀者比較容易瞭解前述的各種經典的重要內容、著述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裡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界，佔著什麼樣的地位。當然我們知道僅僅是這些譯作的出版，還不足以讓讀者全面的理解現有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研究和出版的方向、概況與素質。不過有了這些作品的譯述，讀者在閱讀經典時，至少可以有個方向摸索。不用說，我們也不會認為只仰賴這些作品，讀者就足以掌握所有經典裡的思想了。我們以為這些作品只是我們所提供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經典領域的「工具」而已，其他的認識和突破要靠讀者自己的努力。自然我們同樣期望著將來也能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類的譯著，出版更多成批成套齊全的作品，來幫助讀者，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掌握這類的資源。

第三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是針對著入門和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讀者而設計的，但是我們也想讓這類叢書能夠成為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人員的一本小手冊。這套叢書編輯的方向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編纂適合瞭解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介紹性書籍，另一是編纂適合於理解各類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範疇的介紹性書籍。這類叢書的編輯在材料來源上，我們不限是編譯或者是創作，我們主要

扣緊的東西，是要讓這類叢書的讀者能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住每一個相關的思想人物或者思想範疇的內容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資料。因此我們把這套叢書的主要格式都做了統一的設計，不管叢書內的各類書籍屬於那一種領域，都是這樣的格式。這套叢書內的每一種書籍，基本上都分為這五部份：思想家生平傳略(或思想範疇簡介)、思想重點研究、相關的書評、有關讀書入門建議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等。我們在這套入門叢書裡，主要是想讓讀者對於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一個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範疇有個大致的理解，知道思想的重點在那裡？以前是怎麼討論的？有那些東西可以研究？有那些題目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怎麼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可以怎麼入門和可以怎麼研究？又有那些重要的原始經典需要看？有那些二手的詮釋可以參考？有了這套叢書，讀者大致可以掌握每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的重要經典、思想重點、研究主題和方向、參考的資料等。有了這樣的一套叢書，至少讀者對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不會陌生，對於要想進一步深入的領域該讀什麼書、有什麼書可看，也不會摸不到。當然按這套叢書提供的資訊，有心想研究的讀者一定很容易理解到，我們在前面的兩類叢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什麼重要的經典或二手詮釋，剩下什麼東西是自己應該去補足的。不過我們稍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一直都是處在落後的狀況，我們無法為讀者再進一步的提供服務，指出那些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有那些先生或學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或研究的指導，不然這套叢書一定會更加完滿。我們只希望來日環境改善，有這個機會為讀者增加這一項服務。

在第四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叢刊》裡，我們打算出版討論新馬克

思主義各家和各派思想的研究各五種到十種，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範疇的研究書籍各五種到十種。這套叢書和前述第二類叢書《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第二類叢書，我們主要是以翻譯出版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我們在這類叢書是主要以出版國人的研究為主。但是我們在這套叢書裡出版的各種研究成果，在內容方面基本的要求是不和第二類叢書重複。我們要求作品的水準是起碼能夠站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地創作，同時要求作品的內容應能夠適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要求與需要。導論和簡介的書籍因而不是我們這套叢書主要的出版對象。

我們出版這類的叢書，主要的理由有兩點。首先是，我們都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成果都能適合我們國人的需要與現實，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毫無缺點不可超越。所以縱使我們在第二類的叢書裡推出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精挑細選出了比較可觀的成果，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說，這些研究成果所研究的課題無需再深入探索，進一步提昇。這也就是說，我們實在需要在中文世界再出版相關的各項足以提昇這些研究成果的作品，以廣國內讀者的認識和見識。就針對著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在中文世界出版這樣一類的研究成果，以合乎事實的需要。另外出版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出版在原有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那麼就能夠在中文世界對有心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起示範作用，知道問題也可以「這樣的看」。因此我們在構想上也是希望有這樣的叢書作為借鏡，刺激研究者利用我們前述提供的各類叢書的條件，再深入的探討其他的問題，帶動研究的空氣。

其次，西方至今所有出版過的這類叢書，對所有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不能說都完全照顧到了。儘管我們也精挑細選，希望我們能夠在前述的第二類叢書裡頭儘可能把所有的重點書，都挑出來編譯出版。但是所有我們能夠挑到的書，也不見得全部都把我們認為應該處理到的問題完全涵蓋在內討論，可能西方的出版界根本都沒有出版討論這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在現實上我們就有必要請學者專家針對這些被遺漏掉的主題，再撰寫一些書籍出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出版類似第二類叢書的一些書籍的根本原因。

在最後兩類的叢書《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裡頭，我們打算把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拿來編譯出版。其實我們想出版這兩類叢書的最大因素，是因為過去國內在這個領域無論是研究或出版都嫌不足，這種不足讓我們一般的讀書和研究工作者無法站在這個基礎上來深入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出版這類其實算是基礎知識的各種參考書籍，那麼我們花在新馬克思主義上的所有心血也都是白費。在這兩類的叢書裡頭，我們打算把跟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屬於詮釋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的各種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都放在「馬克思學」(Marxology)的這個項下來出版。在《馬克思學新知譯叢》裡面，我們希望就西方現有的各項相關研究在各項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的這個範圍內，各挑五本到十本分批的編譯出版。而西方的各項研究沒能照顧到的，的確又屬於國人自己的創見或新的詮釋，我們放在《馬克思學研究叢刊》這套叢書裡來出版。出版的數量與範圍，和《馬克思學新知譯叢》一樣。

這六大類叢書的出版和編譯，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做得盡善盡美了，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毫無愧色」地向讀者坦然交待。我們的編譯和出版請讀者支持，我們的缺失和舛錯也請讀者給我們指正。我們更歡迎有心得亦有志於這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的讀者，投入他的心血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這門領域的研究和出版能夠綻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來。

杜章智

沈起予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次

主編總序	杜章智、沈起予
前 言	1
第一部份	
1. 經歷過的思想(自傳提綱)	15
一、童年時代和學校	17
二、文學道路的開端	22
三、哲學的前景	26
四、走向命運的轉折點	29
五、生活和思想的學徒期	37
六、頭幾次突破	40
七、衝突領域的擴大	43
八、在家鄉自我實現的嘗試	45
九、「只是個思想家」	47
2. 自傳對話錄(沃爾西等整理)	57
一、童年時代和早期生涯	57
二、戰爭和革命	80
三、在流亡中	112
四、回到匈牙利	168

第二部份

1. 簡歷213
2. 我走向馬克思的道路217
3. 對《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自我批評225
4. 我在史大林時期235
5. 我向馬克思的發展(一九一八年~一九三〇年)247

附 錄

1. 答南斯拉夫《七日》周刊記者問285
2. 答英國《新左派評論》記者問305
3. 匈牙利紀念盧卡奇誕辰一百周年提綱321

- 傳略箋註337

前 言

匈牙利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美學家、文學理論家盧卡奇 (Georg Lukács)，無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坎坷，幾起幾落；他的著作長期以來一直引起人們的爭論。他為總結革命經驗而寫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書，在一九二三年一出版就在共產國際內部受到批評，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以後一直成為禁書。盧卡奇也多次為這部著作進行自我批評。可是在西方，它却受到不少左派知識份子的極力推崇，甚至奉為經典，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中某些流派的思想源泉。一九二八年，他作為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為籌備召開匈共二大而起草的《布洛姆論綱》(*The Blum Theses*)，試圖用符合實際形勢的「民主專政」口號取代原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當時即被共產國際和黨內反對派斥為「取消主義」。在可能被開除黨籍的威脅下，盧卡奇被迫再次作自我批評，並退出匈牙利的運動。可是盧卡奇在這個文件中的主張不久之後就成了匈牙利政治的現實。一九四九年，盧卡奇又因為他的《文學和民主》(*Literatur und Demokratie*)一書受到批判，主要被指控沒有跟上無產階級的政治形勢，仍然宣揚「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文學」，其結果必然是「向右轉」，反

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盧卡奇在戰後抱着滿腔熱情回到匈牙利，本來是想通過自己的工作團結廣大知識份子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多做貢獻，這時又只好違心地作自我批評，並退出政治生活。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盧卡奇又積極回到自己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他公開揭發批判當時匈共領導照搬蘇聯模式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的錯誤，要求進行徹底的改革，並在納吉(Imre Nagy)政府中擔任了文化部長的職務。在這次不幸事件之後，一直到一八六七年他被許可重新回到黨的隊伍中來為止，盧卡奇在國內以及在蘇聯等國一再被作為修正主義份子受到批判。但是與此同時，不管壓力多沉重，環境多艱難，盧卡奇繼續堅持關心自己國家社會主義的命運，繼續關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設。他一面堅持寫作他的大型理論著作《美學的特殊性》(*The Specificity of the Aesthetic*)和《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一面繼續撰寫時文(或接受採訪)，就社會主義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問題發表他的看法。他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的成敗取決於社會過程的民主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而要使馬克思主義復興，就必須走革新的道路。盧卡奇的這些觀點自然也會成為對他的不同評價的根源！

盧卡奇無疑也是本世紀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發展中有過幾個急劇的轉變，每一次轉變都取得了高水平的思想成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曾是晚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鼻祖。他那個時期的代表作《心靈和形式》(*Die Seele und die Formen*)在資產階級文壇上名噪一時。其中所收的一篇關於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文章〈形式在生活中的破滅〉*Das Zerschellen der Form am Leben: Søren Kierkegaard und*

Reigne Ohlsen)被認為是存在主義哲學發展的開始，因為它不僅在其表達力，而且在其內容的深度都使一切後來的存在主義流派的哲學大為遜色。另一篇文章〈悲劇的形而上學〉*Metaphysik der Tragödie: Paul Ernst*)則以完整的形式表達了生命哲學。盧卡奇在所謂「馬克思主義學徒期」所寫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在對馬克思著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異化理論。這本書對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曼罕(Karl Mannheim)、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爾海默(Max Horkheimer)、班杰明(Walter Benjamin)等，以及後來的新左派理論家都產生了極深的影響。要是沒有《歷史與階級意識》，當代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左翼)的思潮會是什麼樣子，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他進入馬克思主義的成熟期後，在三十年代寫的《青年黑格爾》(*Der junge Hegel*)為國際上的黑格爾研究開創了一代新風。他所寫的大量文學評論以及由他首倡的關於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的思想，更是為他贏得了世界的聲譽。他在晚年寫的《美學的特殊性》一書中試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應用於美學，在《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一書中則試圖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並且對他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全部複雜的理論發展作出總結，這些著作已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廣泛的反響。盧卡奇的名字和著作在本世紀的頭幾十年就已遠遠越出匈牙利國境和中歐知識份子的狹小圈子，現在在國際上關於文學、美學、哲學，尤其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中，無處不感到盧卡奇的強烈影響。

盧卡奇一生的經歷可說是一部小小的歐洲思想史。他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和他同時代的幾乎每一位傑出的思想家聯繫在一起。他是德國

著名的生命哲學家齊默爾(Georges Simmel)親授的學生，他也深受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影響。他和布洛赫(Ernst Bloch)有過共同的起點，後來成為終生的朋友。法蘭克福學派在二十年代末誕生時有他在場，他們討論過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有好幾位批評理論家以後一直和他保持了個人關係。他在三十年代就表現主義問題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等人的論戰(他和布萊希特後來一直很友好，布萊希特逝世後，他在墓前發表了演說)，他在一九四五年以後與沙特(Jean-Paul Sartre)和存在主義的論戰，都引起了極為廣泛的反響。他在晚年非常關心左派運動的發展，熱切地期待着馬克思主義通過革新得到復興。他為後人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思想遺產，他的著作全集在西德盧赫特汗特出版社(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共出了十七大卷。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歐洲思想史，如果把盧卡奇略去，肯定要出現一個明顯的窟窿。

對盧卡奇的研究，在西方，從二十年代中期圍繞着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進行的論戰以來就沒有中斷過。研究的規模隨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屬於「批判馬克思主義」範疇的各種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派、實踐派 Praxis School 等)的理論家們，以青年盧卡奇的理論概念作為他們構造自己理論的起點或基礎，而屬於「科學馬克思主義」範疇的各種流派(如結構主義派、新實證主義派等)的理論家們，又不免要把盧卡奇理論概念作為自己構造理論時的參照，並對它們表示自己的態度。五十年代中期以後，西方有許多刊物經常反映關於盧卡奇的理論觀點的討論。盧卡奇主要是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寫作，他的一些重要理論著作早已譯成了英、法等國文字。正像西方有「馬克思學」一樣，那裏也出現了「盧卡奇學」。一九八三年，